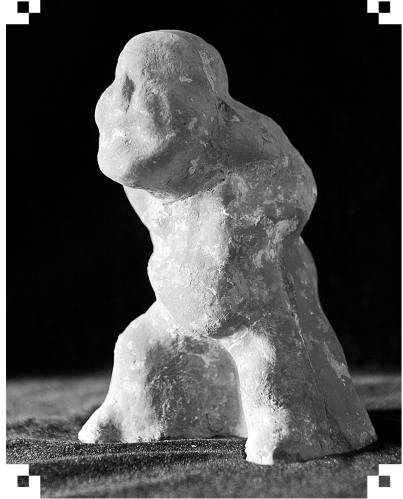


闻汉堂记



写意艺术的先河

张健堂

震惊世界被誉为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追求还原逼真,个头是1比1的原大,人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有如真的刻画,甚至是头上的毛发手中的武器,甚至是马炯炯有神的眼睛身上披的鞍辔。

秦朝很快灰飞烟灭了,兵马俑随着他的始皇帝沉寂了。随后的汉俑就决然不同了。汉俑一般都有60至80厘米高,塑造不事细节的刻画,粗线条轮廓很古拙很笨重,一味地夸张动作,准确地表现瞬间,讲究的是以形写神了。

莫非因为秦始皇的墓葬要非同一般的气派,随葬兵马俑要惊世的逼真?而汉俑为什么一反秦之常态另辟蹊径?

秦朝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百代皆沿秦制度”,“汉承秦制”,汉代确实在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承袭了秦代体制,可是汉起于楚地,汉文化延续继承的是楚文化,历来有楚汉不可分之说。先秦如果说是理性精神,楚汉则是浪漫主义,这样的浪漫幻想,贯穿在汉代艺术的始终,是楚汉艺术的灵魂。何况汉代是中国第一次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何况汉人面临的是一个充满非凡活力的热闹世界呢?艺术上追求琳琅满目的丰富,追求运动力度,追求气势就顺理成章了。

或许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也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因素:大风起兮云飞扬,气势何等磅礴。

不单单是图上的汉陶,包括汉画像砖在内,汉代的雕塑艺术都以其表现出的力度、气势、古朴、拙笨,显示汉人开放的胸襟,汉陶雕塑的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开了写意艺术的先河,呈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

大家小品

希望不再读到这样的文字

叶延滨

读报,报上回忆孙道临先生,附有一张先生伉俪的合影,下有说明文字:在某某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读到这个说明,不知别人有什么感觉,我的心里像针扎了一下,疼,而且不舒服。

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姻,为什么要高层领导人来关心?不是有婚姻法吗?他们不能结婚肯定有各种比“婚姻法”更厉害的东西在阻碍这对恋人。可见有时候写在纸上的法,并不管事,还要能管事的人来过问。这就是人治时代的悲剧。我也听过另一个故事。前几年去波兰访问,有一位华裔波兰女作家热情地接待我和同行的另一位中国作家。她也有一个“在某某关心下喜结良缘”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她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里读书,爱上了来中国的波兰留学生。在大学谈恋爱,又是与外国留学生,她惹了大麻烦。这件事被某某知道了,亲自过问批准,于是她与那位波兰留学生结婚并到了波兰。

两个故事都是由一位掌管大权的主要领导过问后“喜结良缘”。这两件婚姻,一件是名人的,一件是留学生的,有幸有权作最后裁定的领导过问,并最后有了结果。

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呢?在婚姻法外,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守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如“组织上考虑”、“政审不够条件”、“家庭出身”、“历史问题”、“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在那个年代让多少情人被挡在了登记处的门外?而作为大多数的他们都无法承接某某关心和恩惠。

“在某某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一是最高层“关心”,二是“终于”。这句解说词,认真读来,有点字字戳泪的感觉。本来一个街道婚姻登记处小公务员就能承办的事情,捅到了最高层,而且还要这个最高层“亲民”,并且“关心”,才能“终于”有个结果。这句解说词太厉害了!让我读出了一个法治不健全时代的“证词”。

读回忆文章,读到这样的句子,让人唏嘘:“他的问题,在某某的关心和过问下,长达若干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在他死后某某年,在某某关心下得以恢复名誉,举行追悼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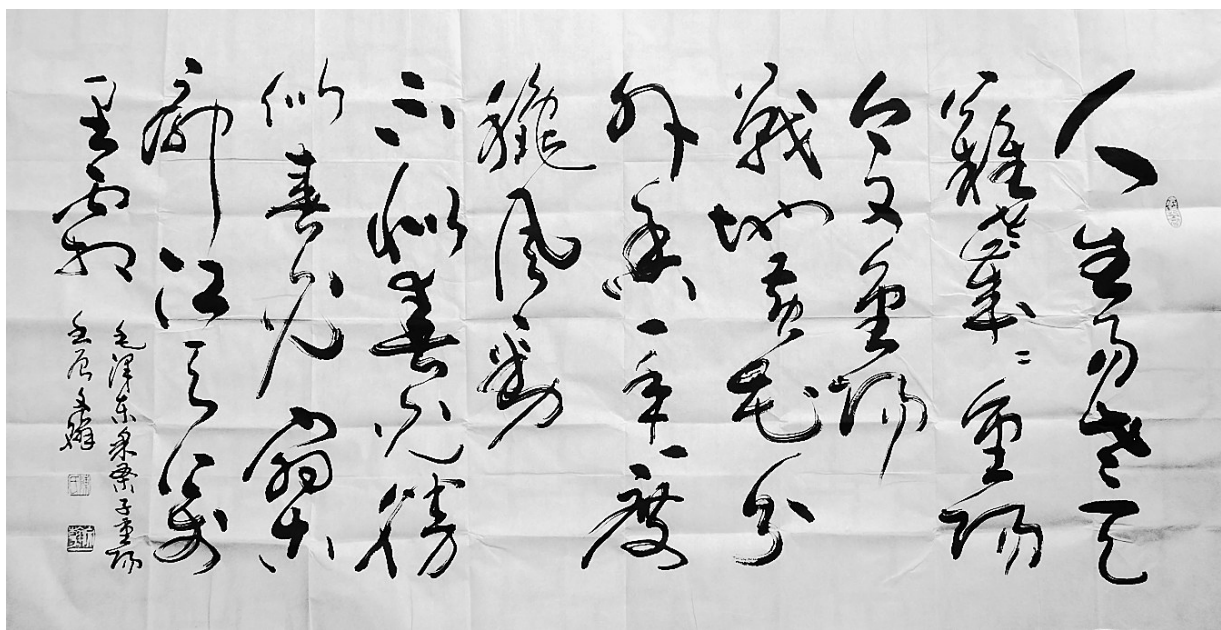
读这样的文章,会唤起我的记忆。我的母亲,一个东北大富商的女儿,不愿当亡国奴,投身抗日阵营,辗转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左倾”路线下被开除出党,又被下放到大凉山。我也从省城到

偏僻山区与母亲做伴。在那些阴沉岁月里,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母亲不断地写检讨、写思想改造报告。一边写这些东西,一边喃喃地对我说,我都是为你啊,你要有自己的前途,你还小。另一方面,母亲悄悄地写各种申诉材料,找老朋友老领导递给上面的“首长”。这是一个女性的悲剧,为了下一代的前途和未来,她要“接受改造”,在一个又一个运动来临的时候,不断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同时她为了自己内心的尊严,后半生几乎只关注一件事,不断地悄悄地申诉求助。

在母亲被开除党籍28年后,她的申诉材料得到一位高层好人的批示,得以复查,恢复了她的党籍和“红军待遇”。这个待遇,让她离开了生活了24年的大凉山,回到省城干休所。在这所干休所,每天依靠氧气瓶吸氧,她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我一直都很感谢在我母亲申诉书上批示的首长,认为他是好人。

只是希望,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喜剧和悲剧,不再由高层好人“关心”来决定。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今天是母亲的祭日,写下这篇短文,献给母亲的灵前。



文翰书法

新书架

《国土——牟宜之传》

华文

牟宜之系山东日照人,出身于乡绅人家,家学渊源且早慧。其姨夫丁惟汾,即是训诂学家,亦是辛亥时期革命家,曾任同盟会北方负责人,系国民党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汾,素负报国大志,16岁即投身革命,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反专制、反军阀的秘密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又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接应八路军115师东进挺进纵队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从军后,他亲冒锋镝,带领军民与日寇浴血搏杀,后又长期从事敌工和统战工作,多次孤身深入敌营,屡建奇功。

1949年之后,牟宜之担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勤勉从公,不事闻达。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但拒绝俯首就范,宁折不弯,遂被剥夺工作权利,投闲置散八年之久。后遭逢“文革”,又被发配至黑龙江边荒僻“劳动改造”八年,饱受屈辱。1975年初,困厄于济南,忧愤而死。

牟宜之学养深厚,擅长古体诗,生平赋诗200余首,咏史言志,直刺丑类。2009年,牟宜之留存于世的诗作经整理,集结为《牟宜之诗》出版,曾经引起读书界极大反响,其代表诗作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国土》一书作者清秋子为写好这部传记,跋涉千里,纵横七省市,采访数十位历史见证人,还原了牟宜之传奇、悲剧的一生。该书还评析了牟宜之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诗作,以诗鉴人。

我一生下来,就被送给别人家养,因为家里的孩子很多,加上我是个女孩,这样的情况在偏远的山村很常见。五岁那年,养父母离婚,我又被送回了亲生父母身边,对于这对陌生的亲生父母,我渴望亲情。

爸妈对我很好,格外地好,可是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让我无法跨越。我试图和他们亲近,像其他姐妹兄弟那样向父母撒娇、耍赖,于是拼命地努力着,然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徒劳。

有一年暑假,我们这群孩子像脱缰的野马,在田野间游荡,玩耍,其中也包括姐姐、妹妹和我。结果把人家快要收割的庄稼踩踏得东倒西歪,被人家发现还找上门来,妈妈一个劲地道歉,随后,妈妈自然不会放弃对我们的惩罚。然而,妈妈只是狠狠地教训了姐姐和妹妹,对我却是和和气气地讲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宁愿妈妈打我,因为这种客客气气的感觉总提醒我距离的存在。我该怎么办呢?心中总觉得这份距离隔绝了我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我得发泄出来,要不然我会崩溃的。于是,我写了日记。

高中毕业那年,我通过了高

随笔

亲情

王佩

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地的大学。也许实际的距离可以让心中的距离更加近,我心里这样觉得。上学离开那天的火车站台上,我看见站台上的母亲流泪了,这泪水让我热血沸腾,母亲的声声叮嘱一直在我耳畔回响。身穿坐着的父亲一路上对我照顾入微,甚至在宿舍帮我铺起来床铺。当父亲转身上车回家的那一瞬间,我望着父亲的背影,我哭了,可当父亲回头看我的时候,我依然笑着,因为我有责任让爸妈放心。

母亲在整理我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日记,从中也读懂了我多年来的心事。这是后来姐姐写信告诉我的。她在信中说,在母亲看到我写的日记后,将这件事告诉了她,母亲哭了,母亲对她说:“你妹小云

这孩子真傻,心眼真多,妈怎么会不爱她呢,从小迫于无奈将她送人,后来她回到我身边后,我只想加倍疼爱她,把亏欠她的亲情给补回来,总是不舍得打骂她,可她却给误会了。”

读到这里,我哭了,这次的眼泪与以往的都不同,因为其中多了几分理解的释然,这份释然溶解了我多年来心中存在的距离感。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因为犯了错误,被母亲严厉地教训了,藤条打在我手上留下的道道红印把我给“痛”醒了,却让我深深感觉到亲情的幸福。

第二天,我便给爸妈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大学生活的一切,讲述我心中对周围一切的感受,没有顾虑,更加没有任何距离,即便我们此时相隔千里。从此,我总是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回家,事无巨细地报告我的一切,平淡、自然,却充满了亲情的味道。心中突然发现,原来这种亲情的味道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原来我一直都在渴求中追寻的所谓幸福,却没有发现这其实一直都是母亲给予我亲情的一种特殊方式。

商都钟鼓

乐嘉不足崇拜

彭天增

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栏目组主持人乐嘉,以在节目中男女嘉宾相互对白时突然打断他们,然后发表一通自以为是的见解而名声鹊起,不少年轻人竟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

说实在话,他的那些见解无聊之极,俗不可耐,笔者给他总结是:格式化、说教、鹦鹉学舌、煞有其事、概念含混、七拼八凑、哗众取宠。有些时候看似说到了点子上,但也是歪打正着,前后不搭,然后凭借着主持人不怯场的优势或者说“权威”,将其观点强加给某一位嘉宾,嘉宾在那样的场合本身就极度紧张,语无伦次,自顾不暇,但还要全力思考台上20多个“佳丽”突然冒出的问题,所以每每对乐嘉为了押韵而看似出口成章的盖帽评论大多都照单全收,连连点头称是。少数有不同意见想辩解的,也往往因词汇有限,台上经验不足,最多一两个回合还要败下阵来,这样就又增添了乐嘉“战无不胜”的砝码。

爱情,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在“非诚勿扰”栏目的现场直播中,那样的场合,那种气氛,实际上就是男女嘉宾在享受或者说在经历着自己如梦如幻的初恋,有些男女嘉宾的对话简直就是情窦初开的情话,往往也正是在这些时候,男女嘉宾体现出的那种羞涩、含蓄、腼腆的表情淋漓尽致,相互的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已成家立业的观众也与嘉宾一样,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尝和回味着自己甜蜜的爱情,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乐嘉总会发言,而且口无遮拦、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看似一针见血,其实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

早两年刚看这个节目时,每逢他一发言,顿时觉得场上气氛为之一新,因为其他电视综艺节目没有这样形式,所以觉得特别新鲜,然驴驴之技,仅此而已,听得多了就叫人觉得千篇一律、味同嚼蜡,非但不觉得有任何新意,反倒觉得他在卖弄、在推销他自己。看看他在“珍爱网”做的广告,也算有因有果吧。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出书,听说有些年轻人对他的书趋之若鹜,凭着他在电视节目中那言不由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拙劣的所谓点评,和在现实生活中他说的那种很难遇到的、理想的、空中楼阁式的爱情,他的书能有什么看点?

年轻人崇拜乐嘉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从知识层面和人生的素养来说,有些青年人的思想既没有深度也缺乏内涵,对一个只会僵硬诵读爱情格言的人竟如此地欣赏,然而嘉宾自己又总怕在节目中平淡的叙述被人小看,所以就拼命地往上捅词,口若悬河、不着边际,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则又故作矜持、欲言又止,其实恰巧埋没了自己朴实无华的真切情感的表露。“乐嘉热”们,三思!

绿城杂俎

蛇的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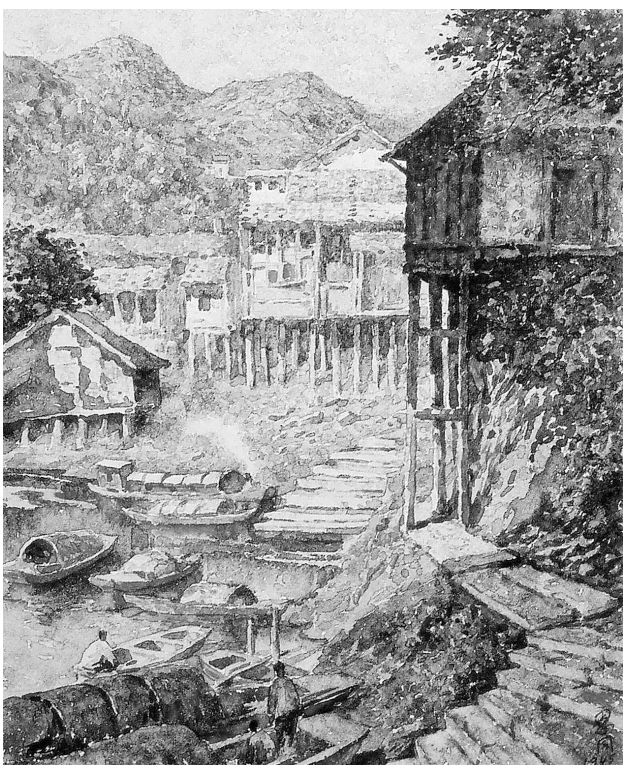
陈永坤

蛇蝎蝎结:宋·苏轼《孙莘老寄墨》诗:“晴窗洗砚坐,蛇蝎稍蝎结。”蛇蝎:蛇和蚯蚓。蝎结:盘曲纠结的样子。比喻草书笔画曲屈。

蛇蝎吞象:《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战国·楚·屈原《天问》:“一蛇吞象,其大如何?”蛇蝎吞食大象。比喻贪心极大。

蛇蝎心肠:元·无名氏《抱妆盒》第二折:“便是蛇蝎心肠,不似恁般毒害。”蝎:毒虫的一种。心如蛇蝎,形容人的心肠狠毒。也作“蛇蝎心肠”。

蛇无头不行:《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扬。”蛇没有头就走不了路。比喻缺少带头人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



清明(国画) 潘思同

连载

六莲的爱情

清秋子著



忽然,院外一株番石榴树上,有小动物的啾啾声,原来是几只花栗松鼠在偷摘石榴。若川仰起头望去,笑道:“城里住久了,都不知道松鼠是什么样了。”六莲也望了一眼,忽然说:“我是不知道城里现在什么样了?”这话,惹得若川一怔,隔了会儿才说:“你想去海口,就去好了。但是……”六莲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问道:“你好像很喜欢乡下?为什么?”看六莲的神态认真,若川忽然就起了顽皮心,故意说:“因为有你呀。”六莲嘴张了一张,脸一下就涨红了:“不会啊?”

这时,林荫深处传来了汽车鸣笛声。不大一会儿,小路上好像来了人。六莲站起来,见龙眼树后面转出三个人来,其中一个村里的霍队长,本名霍半。另外两位,显然不是村中人,一位是六十老者,大腹便便,穿着很炫目的背带裤;另一位,看样子是女秘书,打扮很入时。霍半看见了六莲,就招呼道:“你老多呢?有客来了,是朱董事长,香港的大老板,要在村里看一看。”六莲站起来,没有应答,只是好奇地看着。若川跟着也缓缓地站起来,在心里揣摩着来

人。霍半看见若川,便热情地做了个手势:“白助理也在?来来,我来做个介绍,这位朱老板,有意在村里投资搞开发,要建高尔夫球场。到时候,还要把公路修进来。”三人看完了老屋,就转身离去。再坐下来,若川就感到刚才的随意荡然无存了。看看日头已渐渐斜了下去,他便起身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六莲赶忙站起来,说:“回去干嘛?就在我家吃饭吧。”若川说:“那怎么行?”六莲说:“有什么不行?阿爸就喜欢你跟你聊呢!”若川大感意外:“是吗?”六莲笑道:“谁骗你?不要走了。”

20.夜话
六莲在灶前已把饭菜弄好,又去买了一瓶米酒回来,向后廊上的阿爸和阿妈理喊了声:“喂喂(吃饭)喂!”老伯伯朝若川上道:“家常便饭,莫见笑。屋里太闷热,就在院子当中吃吧。”六莲手脚麻利地摆好了一桌农家饭,碟碟满满的,甚是丰盛。暮色四合,农家小院里饭菜飘香。一面吃,六莲一面就劝:“助理,你多吃。我们没把你当客人,也就没有杀鸡宰鸭,都是家常菜。这两条罗非鱼,是我从邻居那里要来的;田

螺,是从水田里捡的。我弄的菜,你莫见笑。”若川连忙致谢:“很好嘛。”六莲双颊似秋水盈盈,喜笑颜开道:“你以后要常来,同阿爸说说话。他可不跟我谈这些,我们之间,有代沟。”若川便端了酒杯,敬了老伯伯一杯,然后说:“六莲,你阿爸可不简单。他呀,有思想。”六莲便噗地笑了:“思想?他的思想,谁肯信?”若川认真地说:“等你长大了,就会信。”六莲说:“我难道不是大人么,半个家不是我在当么?”说罢,朝老伯伯扮个鬼脸,大家便一阵笑。

若川抬头看看,小院里气氛融洽,人有喜气。眼前的一株菠萝蜜树干上,挂着累累的果实,灯光一照,宛如丰乳,有无数旺盛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这时,忽有轻风吹来,树叶声簌簌一片响过。若川拿眼一扫,发觉院墙外有个人影,站在那里悄然无声,心中便纳闷:不知来人是何方神圣?六莲随着若川的眼光看去,也看到了那人影,便喊了声:“谁呀?”那人一动,从番石榴树后面走出来,脚步迟疑。六莲一下便认了出来,不禁诧异:“哥苗,是你?你来做什么?”

若川打量这哥苗,原来就是白日里碰见的那打鱼后生,便也点头打了招呼。哥苗走到灯下,脸颊黝暗,嚷嚷着说:“我不做什么。”六莲便又问了一句:“不做什么,那,又来做什么?”哥苗,是你?你来做什么?”

笑。哥苗的脸红了一红,说:“我来借斧头用。”吴老伯伯忙唤六莲去取,六莲却也不动,只说:“在灶前柴堆上,你自己去取吧。”哥苗应了一声,低头去里面找了出来。吴老伯伯又让他坐下来喝茶,哥苗却脚不停步,一边摇头,一边飞也似的走掉了。

哥苗一走,大家的谈兴不知为何就淡了。六莲忽然打破沉默,对若川说:“阿爸笛子吹得好,你要不要听?”若川就拍了下膝盖:“好的,想听。”六莲便跑进屋内,拿了笛子出来,交给阿爸。吴老伯伯看了看两个年轻人,轻叹一声,便吹了起来。若川抱着膝,合上双眼,听得陶醉。一曲吹毕,老伯伯停下来歇气,若川忙睁了眼睛问:“这是什么曲子?”老伯伯说:“古曲,叫做《落梅花》。”

若川转而又合上了眼,猛地见黑暗中无数落梅,飘飘如雪,幽冷又冷艳。他一惊,睁了眼看,见灯下六莲以手支颐,正对着他凝视,朦胧睫毛底下,像是盈盈泪水在滚!若川一惊,连忙又闭上了眼睛……

21.睡前
这个下午,村中又是一片宁静。六莲去村边洗了衣服回来,在屋

檐下的铁丝上晾好。见时辰尚早,就独自坐在门槛上。此刻,鸡蛋花的清香飘过来,令他神思恍惚,不由得想起刚才在老井旁的情形。

乡村生涯,平日里较为冷清,女孩子们就喜好凑到这边淘米洗衣,于是,此处就成了村妇聚会的场所。六莲家中本有一口小井,但她也性喜热闹,若要洗衣,是一定要到老井这里来的。刚才听到人讲到,小妹妹亚娟已经去了海口。这鬼精灵的女孩子,招呼也没打一个,就没泼辣辣地闯世界去了,这使六莲很感意外。

六莲拿起斧子,刹了一些番薯,掺了水糠在锅里煮,煮好,便把鸡喂了。忙完后,在门槛上坐下,见远处的莲塘里,凉风乍起,一池残荷在风中摇摆,心里便有些落寞,不由得想起另一个女友。那是在白助理来吃饭之后的第二天,美芬在照相馆告了假,回家来歇息两天。这大嘴姑娘回到家,床还没坐热,就跑来串门,告诉了六莲一件惊天的消息——她们的校友、镇政府官员的公子周槐树,托美芬向六莲带口信,要托媒人正式向六莲求婚了!六莲听了,当下脸涨得像块红布,心知这十有八九是真事,嘴上却只嗔怪:“死美芬,你出去几天,就拿我开心!”美芬指天发誓地说:“谁若骗你,谁是整场的鳖好不好?槐树来找我找我的时候,还特地提了一包糕点送我,一本正经的。”六莲只是望着天,不搭腔,心里没来由地想起了白助理……美芬望望六莲,只以为那沉默是害羞,就说:“看你俩槐树两个,不知什么时候有了情意,又不说破,中间让我跑腿。其实呀,我也不想传话,就让他自己当面来说。哪怕他一个五金店的经理,脸皮却薄,只会红着脸说‘老同学帮个忙’,我只得应下。”六莲便吁了一口气,把散漫的目光收回来,对美芬说:“我是不能嫁他的。”美芬惊讶得很,忙问道:“槐树有什么不好?老爸有权,自己又会挣钱,嫁给他,不是享了清福?”六莲便撇撇嘴说:“那叫什么叫福哟!”美芬一怔,嗔道:“傻呀!槐树的条件,在镇上数一数二的,你还想找甚样的?”六莲只是不讲话,伸手摘了一片树叶,一点点在撕。美芬气了,一把夺下叶子扔了:“你倒是说话!”